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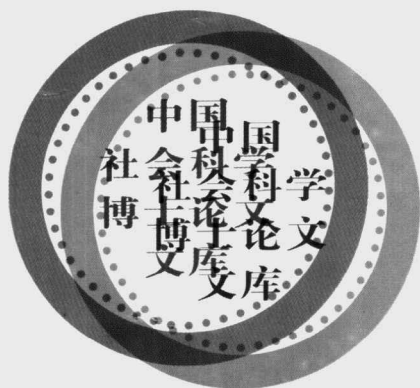
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中国
社会科学
博士论文
文库

古典时期的雅典城市研究

解光云 著

A LIBRARY OF
 REALIZ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中国古典时期的雅典城市理想研究
 ——作为城邦中心的雅典城市

著 著
 蔡 江 珍 云 著
 导 解 光 范 培 松
 审 导 师 马 王 敦
 书 稿 李 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典时期的雅典城市研究：作为城邦中心的雅典城市/
解光云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3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ISBN 7-5004-5436-8

I. 古… II. 解… III. 城市史-研究-雅典-古代
IV. 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8558 号

责任编辑 冯广裕

责任校对 李 莉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5

插 页 2

字 数 185 千字

定 价 1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解光云 男，1964 年 12 月生，安徽合肥人。先后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分别获得历史学学士、世界史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复旦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后。当过记者、导演和电视节目策划。曾任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工作（社会保障）专业主任和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主任。现为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理事。安徽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古代社会与文化。已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编著教材及学术著作 5 部。主持或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多项学术课题研究工作，多次获得教学和科研奖励。

内 容 提 要

古典时期，雅典城邦工商业经济的发展相对突出，雅典城市集聚了工商业经济，成为工商业经济的中心。经由多次社会改革而确立的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的主要权力机构公民大会、议事会和陪审法庭等，都设置在雅典城市，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达和以城市为中心的民主政治机构的设置与运作，为古典时期雅典城邦的文化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有益的社会环境。正是在民主政治和工商业经济广为发展的宏阔背景下，希腊人迎来了古典时期的文化盛世。发展突出的雅典城市，不仅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所必须的政治、经济基础，也是古典文化繁荣的园地。作为雅典城邦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雅典城市，既是城邦存在和发展的动力核心与心脏，也随城邦的征战扩张而历经兴衰浮沉的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铁映

副 主 任：汝 信 江蓝生 陈佳贵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洛林 王家福 王缉思

冯广裕 任继愈 江蓝生

汝 信 刘庆柱 刘树成

李茂生 李铁映 杨 义

何秉孟 邹东涛 余永定

沈家煊 张树相 陈佳贵

陈祖武 武 寅 郝时远

信春鹰 黄宝生 黄浩涛

学术秘书：冯广裕

总 序

在胡绳同志倡导和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组成编委会,从全国每年毕业并通过答辩的社会科学博士论文中遴选优秀者纳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项工作已持续了12年。这12年所出版的论文,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博士学位论文水平,较好地实现了本文库编辑出版的初衷。

编辑出版博士文库,既是培养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带头人的有效举措,又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积累,很有意义。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前,我就曾饶有兴趣地看过文库中的部分论文,到社科院以后,也一直关注和支持文库的出版。新旧世纪之交,原编委会主任胡绳同志仙逝,社科院希望我主持文库编委会的工作,我同意了。社会科学博士都是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年社科学者是我们社会科学的未来,我们有责任支持他们更快地成长。

每一个时代总有属于它们自己的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意研究带全局性的战略问题,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希望包括博士在内的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密切关

注、深入研究 21 世纪初中国面临的重大时代问题。离开了时代性,脱离了社会潮流,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就要受到影响。我是鼓励青年人成名成家的,这是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但问题在于,什么是名呢?名,就是他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如果没有得到社会、人民的承认,他的价值又表现在哪里呢?所以说,价值就在于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回答和解决。一旦回答了时代性的重大问题,就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你也因此而实现了你的价值。在这方面年轻的博士有很大的优势:精力旺盛,思想敏捷,勤于学习,勇于创新。但青年学者要多向老一辈学者学习,博士尤其要很好地向导师学习,在导师的指导下,发挥自己的优势,研究重大问题,就有可能出好的成果,实现自己的价值。过去 12 年入选文库的论文,也说明了这一点。

什么是当前时代的重大问题呢?纵观当今世界,无外乎两种社会制度,一种是资本主义制度,一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有的世界观问题、政治问题、理论问题都离不开对这两大制度的基本看法。对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都有很多的研究和论述;对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也有过很多研究和论述。面对这些众说纷纭的思潮和学说,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从基本倾向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政治家论证的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长期存在的“必然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当然要向世界、向社会讲清楚,中国坚持走自己的路一定能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一定能通过社会主义来实现全面的振兴。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用自己的理

论来解决,让外国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行不通的。也许有的同志会说,马克思主义也是外来的。但是,要知道,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中国化了以后才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同样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教条主义是不行的,东教条不行,西教条也不行,什么教条都不行。把学问、理论当教条,本身就是反科学的。

在 21 世纪,人类所面对的最重大的问题仍然是两大制度问题:这两大制度的前途、命运如何?资本主义会如何变化?社会主义怎么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发展?中国学者无论是研究资本主义,还是研究社会主义,最终总是要落脚到解决中国的现实与未来问题。我看中国的未来就是如何保持长期的稳定和发展。只要能长期稳定,就能长期发展;只要能长期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能实现。

什么是 21 世纪的重大理论问题?我看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我们的理论是为中国的发展服务的,决不是相反。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切不发展的、僵化的东西都是坚持不住的,也不可能坚持住。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随着实践,随着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没有穷尽真理,也没有包揽一切答案。它所提供给我们的,更多的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是立场,是方法。我们必须学会运用科学的

世界观来认识社会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年轻的社会科学博士们要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己任,在这方面多出精品力作。我们将优先出版这种成果。

李锐性

2001年8月8日于北戴河

序 一

王敦书

古希腊文化是欧洲文明的源头，并通过西方文化对中国以及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恩格斯明确写道：“总的说来希腊人就比形而上学要正确些。这就是我们在哲学中以及在许多领域中常常不得不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方面来的原因之一，他们的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给他们保证了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企求的地位。”^①

在古代，并不存在希腊国。希腊（Hellas）一词不是国名，指的是希腊传说中始祖希伦（Hellen）的子孙后代希腊人（Hellenes）所居住的地方，最初在中希腊东部，以后包括希腊半岛，乃至其他地方。希腊人组成了数以百计的城邦，其中雅典和斯巴达最为强大和重要。先师雷海宗先生在1957年指出：“几百年来欧洲学者推崇古希腊传下来的作品为经典或古典，而这些作品绝大部分都出自雅典，所以在崇古的文人的心目中，完全不自觉地就把雅典扩大为希腊，雅典代表希腊，雅典就是希腊……雅典和另外几个类似的城邦，只不过是希腊世界中的几个孤岛，雅典并

^① [德]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8页。

不能代表希腊世界。”^① 四十五年后，郭小凌先生肯定雷海宗的观点，认为：“他还指出研究古代世界史的方法论问题，就是不应该把雅典等同于希腊、把雅典的奴隶制等同于整个希腊的奴隶制。依据这一方法，他认为奴隶制在雅典和罗马的发展只能是特殊的、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只能看做是整个封建社会大背景下的变种，这一看法较剑桥大学教授芬利提出的类似看法早了二十三年，至今仍没有失去重要的参考价值。”^② 诚然，雅典不等于希腊，不能拿雅典史代替或代表希腊史。但应该看到，雷海宗讲这番话时，主要是在讨论古希腊的奴隶制和奴隶制社会，郭小凌谈的也是奴隶制这个方面。如果要探讨古希腊人的诸多伟大成就，如商品经济的繁荣、民主政治的建树、文化艺术的辉煌、抗击波斯侵略的胜利、提洛同盟的创设和雅典海上“帝国”的扩张等，则不能不重视雅典，甚至以雅典为代表。因此，研究雅典史对于古希腊史乃至整个世界古代史来说，都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研究雅典的历史和文化，在这个方面发表的文章多不胜数，亦不乏佳作。但是，对整个雅典的历史展开全面深入论述的专著尚不多见。现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出版解光云博士所著《古典时期的雅典城市研究——作为城邦中心的雅典城市》一书。这是一本比较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专著，对中国的雅典史研究做出了贡献。

希腊语 polis（英译 city-state，中译“城邦”）一词，主要具有城市、国家和公民集体三方面的含意。古代城邦问题一直是中外学者关注和研讨的热点。我个人以为城邦是一个以

① 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93页。

②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88页。

城市为中心、公民为主体、国家为本质的共同体。我国学者研究雅典城邦往往着眼于公民集体和国家体制方面，以雅典政治制度的历次改革与变法为基本框架，再加上社会、经济、军事、文化的内容，来分析和叙述雅典的历史。解光云博士别开生面，另辟蹊径，以作为城邦中心的雅典城市为主题，从这个角度切入古典时期雅典的历史，既分成专章又抓住整体地论述雅典城市是雅典城邦的工商业经济的中心、民主政治的舞台、文化繁荣的园地和征战扩张的核心。最后，还概括性地剖析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和印度列国时代城市发展与文化繁荣之间的关系，试图说明东、西方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乃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共性。这样的探讨，显然是有创新意义的。

从史学的发展来说，20 世纪是“新史学”勃兴的世纪。世纪之初，中国的梁启超和美国的鲁滨逊先后提出了“新史学”的口号、思想和理论。其后，各国的史家皆有发挥。至下半叶，法国的年鉴学派崛起，将“新史学”大大推向前进。“新史学”与“旧史学”亦即以朗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根本不同，在于“新史学”极大地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把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从传统的政治领域扩大到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从集中于少数“大人物”的业绩，转向广大民众的活动，将历史学和整个社会科学融会结合起来。如前所述，可以看出解光云所著《古典时期的雅典城市研究》一书的特点和优点，就在于从标题到各章节内容都符合“新史学”的潮流和趋势，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吸取城市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来探究古典时期雅典城市的发展及其在城邦共同体各方面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

解光云君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研究

生，接受史学大师吴于廑先生的教诲和熏陶。在1993年4月上旬武汉大学庆祝吴先生八十寿辰的学术研讨会上，他对吴先生的史学成就和道德文章做了系统的发言，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惜吴先生迅即去世，解光云未能进一步跟随吴先生学习。2001年，他考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在我的名下为世界史专业古希腊罗马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2004年夏，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本书就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

吴于廑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和提携之情。四十四年前，吴先生主持全国的外国史学名著选译工作，南开大学历史系将翻译《李维〈罗马史〉选》的任务交给了我。当时，我才26岁，刚摘掉“右派”帽子，从南开大学农场返回历史系任资料员。由于这种特殊的政治身份，选译完成后我未敢具个人姓名。吴先生了解实际情况后，表示应承认和尊重译者的劳动，竟在出版该单行本时列上了我的名字。在当时“左”的气候下，让一个年轻的“摘帽右派”公开具名发表著作，是极其困难和要冒政治风险的。我永远感激和钦佩吴先生作为一个大学者的开阔胸襟和恢弘气魄。

1993年4月9日上午，吴于廑先生在与他和齐世荣先生共同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全书各分卷主编谈话时溘然仙逝，将他的毕生精力和最后呼吸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事业。当时，我正坐在先生的对面，亲眼目睹了这悲壮一幕的发生经过，既感极端震惊悲痛，更无限崇敬先生的献身敬业的高尚精神，决心今后一定要竭尽忠诚地继承和完成先生的未竟之业。现在，解光云博士的《古典时期的雅典城市研究——作为城邦中心的雅典城市》一书终于问世，吴先生的在天之灵当会含笑九泉，我能为吴先生指导解光云成长略尽绵薄，幸甚！幸甚！

吴于廑先生在1979年曾以四行诗句表述他当时进行历史研

究的情怀和体会：

临老著书知不足，平生读史叹无边。

解牛待有操刀手，伫看新编覆旧编。

敦书愿引此四句与解光云博士和读者诸君共勉！是为序。

2005 年 9 月 8 日

序 二

黄 洋

解光云君的博士论文《古典时代的雅典城市研究》即将出版，命我作一小序。本不敢妄许作什么序，乃因我与解君是同年代的人，和解君一样，仍在探求学问之道，并无什么高见。但解君告我，乃师王敦书先生将作一大序，因想我也一直尊王先生为师，能在王先生之后作为衬托，自然十分荣幸，心里也就释然了许多，加以又为解君孜孜以求的精神所感动。解君从教多年之后转治古希腊史，克服诸多困难，只为一心求学，且有所成，实令我钦佩，遂有了这篇小文字。

选择雅典城市为题，把城市作为雅典城邦的中心进行研究，无疑是一个可取的方法，因为这是和希腊人的观念相一致的。在希腊文中，我们后来翻译为“城邦”（city-state）的词 polis 最早其实是用来表示“城市”或“城堡”的，这是“荷马史诗”中最为普遍的用法。另一方面，原本作为城市的 polis 似乎已经用来指代国家（country）乃至政治共同体了（political community）。例如在《奥德修记》中，当雅典娜乔装打扮成塔非亚人的首领来到伊大卡奥德修斯家里时，其子特雷马科斯这样问道：“你是谁是从哪儿来的？你出生的 po-

lis 是哪里?”^① 在此 polis 所意指的似乎是国家,而不仅仅是城市。而当阿喀琉斯说,“整个 polis 的特洛伊人出来勇敢地”^② 攻打希腊人时,“政治共同体”的含义就清晰可见了。也就是说,从希腊文明的早期开始,在人们的观念中,国家和政治共同体就是围绕着城市建构起来的了,因此希腊文中的 polis 通常含有“城市”和“国家”(state)这两层含义^③。正是由于这样的缘故,现代学者倾向于把城邦定义为由城市和它周围地区组成的国家。哥本哈根城邦研究中心的建立者汉森甚至认为:“史料中所见的城市无一不是以市镇(conurbation)为中心的,而且反过来,几乎所有重要的市镇都是城邦的中心。”^④ 把城市看做城邦中心的倾向也体现在对城邦兴起问题的研究之中,在很大程度上,对希腊城邦兴起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城市兴起的探索^⑤。

另一方面,虽然作为国家概念的 polis 包含了城市及其周围的领土,特别是包含了居住在它们之上的所有公民,但在希腊人的观念中,仍然存在明显的城乡之分,这表现在 polis (城市)和 chora (乡村)的对立中,也表现在 astu (城镇)和 agros (农

① 《奥德修记》, 1, 170。

② 《伊利亚特》, 16, 69—70。

③ 亚里士多德已经明确意识到,希腊文中的 polis 既表示“城市”,也表示“国家”。见《政治学》, 1276a22—24。

④ Mogens Herman Hansen, “The polis as a citizen-state”, in Hansen ed., *The Ancient Greek City-State*, Symposium on the occasion of the 250th Anniversary of The Royal Danish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Letters, July 1—4, 1992 (Copenhagen, 1993), pp. 7—29.

⑤ 这一倾向在考古学者对希腊城邦兴起问题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 A. M. Snodgrass 以其研究表示,考古学的研究不应只关注、而且已不只是关注城市中心,还关注到它的领土即城邦的农村地区(见 Snodgrass, “Archaeology and the study of the Greek city”, in John Rich and Andrew Wallace-Hadrill eds., *City and Country in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1991, pp. 1—24),但考古学的主要贡献仍在阐明早期希腊的城市化过程,以及它对于城邦兴起的意义之所在。